

洪北江詩文集

一

蘇子知
用
PDG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各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案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馳贈承德郎

贊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尙書諡
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
父午峰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
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嶧峨知縣
敦淳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
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
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峰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

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翮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卽午峰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三次諱翹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翱字希李行六先生仲弟字赤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峰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

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峰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
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
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
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
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
鄉人同學則其子駢剛表兄肇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
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
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分館餐
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

同歲生暉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嫠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僦從兄啟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宜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卽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

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
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蘅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
生 賜檢討銜出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爲蔣
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肇
新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
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
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尚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
每篇音訓譌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
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兗讀作袞之類九月八

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線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國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卽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蕤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

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峰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
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
一笏爲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
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
與表兄罄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己是月仲姊
適同里汪上舍德渭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
傳授春秋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
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卽唱酬
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

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
附生工詩三月上巳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
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爲謝孝廉榕上
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
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
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茭蒲里繆映藜先生謙受
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
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
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

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已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述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解館歸卽染時疾復延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卽於是月相繼

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
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
塾卽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
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篇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
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
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賞先生
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卽製
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構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
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卽賞楊生清輪後
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

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秦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岫

經

素園先生子

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卽從舅氏曙齋先

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填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

弟兆岫從表弟榮

從舅氏秀君子

衡章

族舅氏濟川子

三人歲入脩脯

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雲谿竹枝詞命

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騰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盒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尙儀次亘吉字禹平次良吉字元良皆先生從弟蔣榕盒先生名和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
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
從時月圃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東脩二十千皆仲姊獨
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
學則潘上舍尙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
秀才宏器諸人尙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
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傲鹿苑菴後
雲依閣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
遷先生入菴旁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
王母龔太孺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
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興隆里

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
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
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
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
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
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
兄實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卽赴弔邵先生齊燾於常
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
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
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卽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峰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峰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

鹽驛道侗敷之孫後以庚子

召試舉人官內閣

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甥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駒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綬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

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尙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

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厯徽州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峰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櫛葬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迫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

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飴孫生七月朱學
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偕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
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
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
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
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
記游詩約十餘首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
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
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
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

繆君爲先生舅氏素圖
先生暫時選來賓縣界

脾司巡檢
挈家赴任

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

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炭詩作兩晉南
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
試先是錢文敏公會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爲昌
黎復生由是閣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
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
常鎮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并令在揚州
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母稍裕七月

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

闈中得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師賈先生景說

乾隆丁丑進士

官蘇州總捕同知

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

第一焉座師則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尙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錯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壻漳浦鄭秀才聯

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
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
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
三月文謙殆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
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日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
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
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
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扃試例不當通刺
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
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麻天台雁蕩諸勝皆有

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
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
有他變卽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壻史君德孚持至
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直扃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
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
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
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
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
有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尙微温始呼衆
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
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

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
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
藁枕由晝夜號哭終喪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
衣冠不御緇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歛哀感終身
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
一日是歲在苦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
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
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
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

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
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
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
譽孫君學行因并款留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
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留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

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
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
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廿六日耐葬蔣太
宜人於午峰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
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

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
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聞座師
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
資學爲賈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
決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鑒薦入
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閩府試文薄有所贈方得成行過
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遇漢軍
繆秀才公儼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

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讎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
裁官屬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

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効力先生節
嗇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
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
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
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轅吳編
修錫麒張舍人墳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
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
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紉孫生是年得駢體文四十
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
思家得咯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

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
兩月時方

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尙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
邀

睿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
校官書八巨冊類有攷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
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

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
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估買先生得
家問卽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
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并取還前

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于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闕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闕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闕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顧

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 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卽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視含歛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

時移寓賈家胡

同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薦闈中

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爲副總裁旋

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關

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

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

崔方至四川定省

時征逆回

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
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
皆在開封其假資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
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
爲長洲吳舍人秦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帖
及孫君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尙有回警日偕畢公籌兵
畫餉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間游牛頭香積諸寺尋
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伐莊州判所修延安府志歲杪方
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
慟仲弟以尙未議敘留都每月揭資寄之是年道中懷
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
至牛頭寺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
將赴選謀資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
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月至朝邑訪莊大令忻
回塗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

時陸署同州知府其子戶部鍾爲先生庚

子同年

留二日卽順道游華山宿玉泉院質明坐竹堦行

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

自此以上皆當步行

遂自千尺幢直上小

駐媪神洞飲泉由仙人窻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
皆危絕攀鉄索穿石脇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
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栢滿崖
夕陽欲下天風泠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

雁峯下距峯頂尚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視新月亭址卽秦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哉生魄日也薄暝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視星斗皆大於爪皎潔異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絕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視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爲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夜尙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霞光萬千較黃山仙掌峯所見又不同矣蹲久下嶺天尙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擘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

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研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

達吉約游鄜縣

尊人所方署縣事

因同由興平抵馬嵬驛夜宿

各有題壁詩畱鄜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憇別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豔屋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豔屋因畱宿書院中二日由鄠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安

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

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畱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畱旬日陪遊黃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朔日抵里門因爲黃君營塋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宅卽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

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

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

偕江陰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

時已締兒女姻其第四子先生

也婿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

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

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昫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

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激以得卷遲疑

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

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

惜春詞寄意出關卽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

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匱迂道

訪沈運使業富于運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

白山因至盤屋仙遊寺相見翊日同游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卽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畱盤屋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達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卽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民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

覲并摩唐開成石經進 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

書

國朝三體石經卽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二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漣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填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勉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史氏

甥女歸其子上舍耶

回里後歲歉甚復節嗇衣食贍諸親友間亦

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
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借錢大令維
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氏榕盒先生時舅氏曙齋先
生父子楊孝廉夢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
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暨公子景侃亦往任所
連舫十數徧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巘流連篇什繼
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卽居蔣表弟重耀
寓齋榕盒先生子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
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
餘復歸里中三月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

萼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
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啟母石手搦三石闕
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榕盒先生之訃哭之
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疆域
志修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
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以五
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
支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構卷施閣于宅西稍有樹
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莊舍
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

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甫自荊州正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澗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餞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

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畱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達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

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郎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賡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 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呈第一

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

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克 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

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
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
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
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
子飴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
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克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
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
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偕法學士武
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芑孫
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

見蒙

記名八月克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闈中奉視學貴州

之

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卽日至海淀

御園謝

恩兼請

聖訓卽蒙

召見

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

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卽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殤二十四日挈

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
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
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卽緘題觀風十三府
一廳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構署後樓閣卽今聽
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
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
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
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
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

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
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
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
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訐隲
試卷積弊悉除又麻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
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
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諷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
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
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
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

恩錄

諫杰黃大合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
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焯劉進
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
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
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

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

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

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脚壘由都江

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

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

中

途麻游南泉山少寨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

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五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

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穀

會生八月值甲寅

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

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
以下奉邀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讌放燈
酒半得銅仁苗石柳鄧戕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
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卽行甫曙馮公繼往自
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時有書函往
復頗叅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遵義二府五月回署六
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
以將報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
省城啟行督撫密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
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寧關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
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入都者十五日

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卽交印由洪江進
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
九日抵荊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
人錢上舍伯珂兄弟廿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
王公奉曾除夕抵河南南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
著貴州水道攷三卷門下士爲先生校刊附鮎軒卷施
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
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

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
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

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冰
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
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
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廿八日入都廿九日詣宮
門覆

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

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

召見

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

又

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

皇上登極

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馳贈祖父母如例二月儼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

奉

旨留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克 咸安宮官學總裁八

月移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

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廿四日長孫女

生三月初三日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侍 皇會孫奕純讀書卽日移寓澄懷園近

光樓下五月

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

酉朔

皇上釋奠于太學奉

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
子胙孫生其母侍姬鄭氏 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爲
先生購得之命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
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
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

疆域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遷入澄懷
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廿七
日大考翰詹諸員於

正大光明殿

欽命題爲井鮒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
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
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

見蒙

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卽於初七
日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
五日抵里哭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沉於其

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
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名舉人曙齋先生亦
以年過八十循例

欽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
至宐興徧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即歸里初十日叔母余
太孺人卒先生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
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
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葬仲弟於塋南計
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疆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
回舟復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升遐以

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卽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

旨在

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
鐵廠寓齋四月派克

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卽

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

太廟

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

封典如例克己未科會試磨勘官

殿試受卷官五月奉

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

四人移寓

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

實錄告成先呈

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

十日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

堵時發

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
軍營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

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違例自動章
奏因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書 成親
王及座師吏部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
轉達

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飴孫告以當弃官待罪是日宿
宣南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
眠食如常二十五日卽經 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
呈奉

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

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
等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

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

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 王大臣等擬以大

不敬律斬立決奉

旨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卽行時事

出倉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
門謁選偕同年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捩
搗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
屋券質銀三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在刑部三日夜及
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多
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
常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

日至良鄉遣長子飴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
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
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
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
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
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贖饋食解衣始
得過行抵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
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折費大
令濬錢州判站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布政揆姜按
察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
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畱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

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
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犁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
十首自西行以後遵

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犁途次正月二日自鎮西
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
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
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妄測

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卽一面正法
一面入奏等語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

冊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是年四月 京師亢旱

皇上虔禱

三壇祈求雨澤因

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

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

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皇上親禱 社稷壇之後經旬尙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

上諭從來聽言爲郅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寔無違碍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宴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卽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褻法沾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况皆屬子虛何須

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待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廻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卽傳諭伊犁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

皇上硃筆親書

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同雲密布卽得甘霖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

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

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

天鑒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欽奉

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

聖恩訖卽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

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

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曾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紡孫適江陰繆氏繆婿粹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牒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敏徵君宇達蔣通守騏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

十三日孫宛會鴈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
超皆從論詩同年曾都轉煥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
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
夏灣觀荷十月松大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
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
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
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
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壻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藝
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
陳明經蔚邀游九華麻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浴朱

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
亾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
邀遊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
遇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
里如劉編修嗣綰莊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
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通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
孝廉儀暉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得獎
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
人則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
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簪屐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
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累

曩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緇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履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煥過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曙齋先生莊庶常詵男謝庶常幹爲詞館之會畱讌數日始行二月嵯政額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酬應較

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廿八日次孫女生五
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
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
祥雲陳孝廉懿本畱游後湖蠓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
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
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
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塋蔣宜人于前橋先
塋昭穴復遷塋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戒
子孫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旣畢因至句容茅山
徧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燕
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曙華臺更生

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
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怡孫弔平
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
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昶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
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
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
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麟孫生六月送書院諸
生至江寧鄉試畱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
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莖趙表弟懷
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

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
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塗溯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
至蘇州游天平支喇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
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
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
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栢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
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
縣人趙舍人良霽廣文紹祖左明經焄朱廣文煥等訂
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
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緣

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峰厓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黃龍澗秀峰寺諸勝回塗重至涇縣是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

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
命長子飴孫先往編校自留寧國訂定條例間訪敬亭
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
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
朱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
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
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會生第三子符二
孫所生
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彪會生長子
節孫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
寧國瑁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
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轉注錄八卷編

纂涇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
小憇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
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
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是月二十日次
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
嘉興李太守賡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
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
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
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飢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
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

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
商賈殷戶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
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鬻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
於是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
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
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
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閭閻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
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國府志
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
明府開燧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

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塗復至揚州訪友重憇焦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

公洞里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曾生

第三子符孫
妾戈氏所生

是歲靖

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

玉鄰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
梅久憇吾與菴三月重游焦山小憇定慧寺及海門菴
四月廿二日先生偶患脇疾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
愈五月初五日脇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
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家降伐之劑
脇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云
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媪抱幼孫彪曾侍側呼先生猶徐
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

前橋祖塋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井自叙

少滿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
悔尤泉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
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貴州水道攷上

卷五

貴州水道攷中

卷六

貴州水道攷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敘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代言五篇 雜文篇

九十兩卷未刊

卷十

雜文十篇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天地篇第十一

天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僞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

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即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

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凝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亾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

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
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
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
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合吾良友見
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
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
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
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
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
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
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

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耄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即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

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旣出人旣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紿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嬪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

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徃徃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
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
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
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
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
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
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徃
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
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
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
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

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也尚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

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
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
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
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尚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
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
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
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
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
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即
不孝雷應怒之矣雷能怒商臣冒頓而不能怒下愚無知
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尚得謂雷乎世

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
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
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
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
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既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
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
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
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
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
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
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

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榦最剛肉與舌其柔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亾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

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籩籛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籩籛戚施之人攸徃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醜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

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

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户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間有户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閔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則增至十倍

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
其有餘也又况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
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
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
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
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
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
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
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
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

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

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
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
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
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
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
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
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
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
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
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
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勤

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
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
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
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
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
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
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鱓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鱓乎林麓
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
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鱓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鱓熊

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
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
耳蛟鱓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鱓則殺蛟鱓熊羆
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
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
鱓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貓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
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
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
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
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獒犬有噬人至
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

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蟻蝨馬牛羊亦然蟻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蟻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蟻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

內蟻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蟻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袵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滌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蟻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蟻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蟻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蟻蝨也蟻蝨亦人也蟻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蟻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蟻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蟻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蟻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蟻蝨之命同

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
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蟻蝨無命人安得有命
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
之人不以輪囷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
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
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囷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
心也亦即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
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
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

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崇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强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未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

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圖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嶠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

應亦模岑嶠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慢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做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豈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夭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斲削之卽能

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即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抱犢子榮啟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闈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

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桀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宋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宋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

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卽可以緩則蟬蛻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卽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

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
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
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
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昏忘也百
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
已是人至八十九十百年即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
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
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
以人之夜驗之人即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

矣至偃息之候而強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即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即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即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即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

志之難窺老人情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蔽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

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
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
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已謀
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
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饒吹
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
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饒吹之喧也甚至
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
觀者矣夫饒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
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
寃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

莫可釋寃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
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
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尚至無後
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
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
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
謚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
名之弊亦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
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

之一字即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
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
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
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
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
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
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
磨焉皆非已所能預也已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
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
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
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

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

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媪保于
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
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
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媪保
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
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
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
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
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
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
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

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

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
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
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
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
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
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
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
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
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
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
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

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即間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即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

邑多數十百虎也毋寧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即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歛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艷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鸚鸞孔雀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是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

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
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
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
人亦當鑒于艸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竒鬻異元
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
能詩則善矣

真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
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
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
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

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踴踴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

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勵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鯁鯁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剝魚之翅以作食蟬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薺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菸艸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鬥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

所掌春時有疇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卽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絜黍手談則枯碁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倅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柀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

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
知巧益出所致乎